



小说

证据

□高军

得知两个学生在教室厮打起来,我摸出手机一边跑着一边打开了照相功能。参加工作时间并不长,但听一些老教师说,为了保护好自己,遇到复杂情况要注意随时留存证据。他们还举出近期老师因无证据被处理的例子,这让我觉得留存证据确实很有必要。

进入教室就看到两个男生正在课桌前的地上翻滚、撕扯,我边拍边大声制止:“住手,给我立即住手!”两个学生慢慢站起来,喘着粗气,脸色通红,一个脸上有点伤正在往外渗血,另一个脖子上有一条通红的抓痕。我拍了几张照片后,领着他俩到学校卫生室去处理伤口,抹些碘伏后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儿,就带他们回我办公室。

离开望月湖租房已有五年,每月还是会收到长沙供水公司的水费明细短信,有时盈余有时亏欠,总让人想起望月湖的月亮,以及那段陪读时光。

我知道,那间留存在手机记录里的出租房,这些年都没有空置,租客们轮流经历着我经历过的一切。

望月湖小区那一大片老旧楼梯楼民房,稳妥地围拥着一所省重点中学。年复一年,来自省内各地的陪读家长,络绎不绝。

儿子在郴城初中毕业,考上了省重点。我当时并不支持他过早离家去外地,可拦不住一个懵懂少年,对远方新奇的迫切向往,儿子兴冲冲地跟着同学去报到了。

开学不久的几场测试,儿子便感受到了从“鸡头”到“凤尾”的心理落差,有些沮丧,我借家长会上的老师的话安慰他:历年来,这所学校高考发挥不利的学生,也可上二本。生来我就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,只想孩子能身心健康快乐成长。为了多一点时间陪他,我通过中介租了一套学校附近的房子。头一两年,虽有工作家务缠身,但每个周末,我会坚持带着小女儿去长沙租屋小住,给儿子做几餐可口的饭菜。直到高考前一个月,我才把小女交给丈夫,请了长假,全身心投入到儿子的一日三餐中。

与我相约同一趟火车的儿子同学的妈妈芳,刚租下的房子离我不远,她之前随木匠丈夫在郴

在办公室里,我问他们怎么回事儿,两人互相瞪着眼不说话。看到这种情况,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他俩憋不住,脸色缓和下来,也笑了起来。我说他俩几句,两人都有些羞涩,互相看着笑了笑。当然,我没有忘记把这个过程用手机录下,保存在手机里。让他俩握手和好回教室去了,我也轻松下来。

周五晚上正要休息,电话惊人地响起来,我一看是其中一个学生家长的,刚接通,火药味就浓浓地传过来,声音又尖又细:“老师啊,俺孩子在你班里,你怎么不好好给看着,让人给打伤了?”

学生平时住校,周五下午才回家。是学生回家后,家长发现脸上那个小伤疤了。

我刚解释说两人已和好,电话那边声音更大了:“和什么好!人家把俺打伤,你不主持公道,竟然和稀泥!我得去把他打一顿还回来,让他脸上也留下疤才行。反正我已经留下证据了,还怕他不成!”

“您先消消气。”我小心地陪着笑,听他继续发泄着。

整个双休日,我几乎没有休息,和双方家长反复沟通,陪着小心的多说话,最后同意周一在我办公室见面。

周一,我早早来到办公室,洗好杯子。当然,也没忘把手机开着录音功能留证据。

不一会儿,那个女家长先到。看她的神色已经比较平和了,进门先和我打招呼:“老师,您早来了。”我倒上开水端到地面前,她从椅子上站起来:“当时一看孩子脸上有伤,我的火气就升起来了,熊孩子还不当回事儿。你说气人不气人。”

“您先消消气。”我小心地陪着笑,听他继续发泄着。

“我找那个家长去!”她发泄完,撂下这么一句话,手机里就动了动静。

我哪里还敢休息,赶紧翻出作为证据的照片和视频又看了一遍。

不一会儿,电话又响起来,是另一个学生家长。这和我联系最多的是男家长,开始说话还稍平和一些,一会儿火气也升起来了:“老师你说说,怎么这么不讲理啊!我寻思着两个小孩儿打闹着玩,有一些小小的磕碰是正

常的,本来不打算计较这件事儿,可那家子竟然要来找俺娃的茬儿。我先把他娃的脖子给弄破再说,俺娃脖子上这么深一道血印,我拍下来留着当证据,跟他家不算完!”

“您先消消气。”我又小心地陪着笑,听他继续发泄着。

整个双休日,我几乎没有休息,和双方家长反复沟通,陪着小心的多说话,最后同意周一在我办公室见面。

周一,我早早来到办公室,洗好杯子。当然,也没忘把手机开着录音功能留证据。

不一会儿,那个女家长先到。看她的神色已经比较平和了,进门先和我打招呼:“老师,您早来了。”我倒上开水端到地面前,她从椅子上站起来:“当时一看孩子脸上有伤,我的火气就升起来了,熊孩子还不当回事儿。你说气人不气人。”

“您先消消气。”我小心地陪着笑,听他继续发泄着。

“我找那个家长去!”她发泄完,撂下这么一句话,手机里就动了动静。

我哪里还敢休息,赶紧翻出作为证据的照片和视频又看了一遍。

不一会儿,电话又响起来,是另一个学生家长。这和我联系最多的是男家长,开始说话还稍平和一些,一会儿火气也升起来了:“老师你说说,怎么这么不讲理啊!我寻思着两个小孩儿打闹着玩,有一些小小的磕碰是正

常的,本来不打算计较这件事儿,可那家子竟然要来找俺娃的茬儿。我先把他娃的脖子给弄破再说,俺娃脖子上这么深一道血印,我拍下来留着当证据,跟他家不算完!”

“您先消消气。”我小心地陪着笑,听他继续发泄着。

“我找那个家长去!”她发泄完,撂下这么一句话,手机里就动了动静。

我哪里还敢休息,赶紧翻出作为证据的照片和视频又看了一遍。

不一会儿,电话又响起来,是另一个学生家长。这和我联系最多的是男家长,开始说话还稍平和一些,一会儿火气也升起来了:“老师你说说,怎么这么不讲理啊!我寻思着两个小孩儿打闹着玩,有一些小小的磕碰是正

面会很亲的。”

这时候,跟他来的学生开口了:“就是啊,俺俩就是闹着玩儿,有点小碰碰早就觉不着疼了。”说着,他用手摸摸脖子,笑嘻嘻道:“这不,早就没事了!”

“哎哎,”我立即严肃制止道,“有你们这样打闹的吗?都出血了还小碰碰?以后绝不能这样了,你看你们的父母都心疼成什么样子了!”

孩子伸了一下舌头,两位家长脸上也出现羞愧之色,我借此对孩子说:“去把他叫来,你也再回来。”

孩子们勾肩搭背地走来,我对两位家长笑着说:“孩子们早和好了,你俩也握个手吧?”

看他俩的手握在了一起,我赶紧拿手机抓拍下来。两个孩子也走上前,站在家长面前说:“老师,我俩和好了,你也给拍个照片留个证据吧。”

我脸上一热,但还是把持住自己,尽量不流露出尴尬:“站好了,笑一笑,茄子啊。”

当两位家长离去的时候,其中一个孩子小声嘟囔道:“就他们事儿多!”

看着两位家长有些疲惫的背影,我知道他们平日养家糊口的艰辛,我告诉他们俩说:“父母疼爱孩子很正常,他们来找老师也是爱你们的证据啊。”

两个孩子的眼睛纯洁明亮,如一泓清澈到底的泉水,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羞愧感,拿起手机删除了为保护自己存作证据的照片。

望月湖的“月”

□朱小平

在你这里打平伙。”我们两家,就这样无厘头地偶尔热闹一下。

没有雨的傍晚,趁孩子们上晚自习,我和芳经常一起去散步,驱逐频繁模考的“心电图”上那起伏跌宕的焦虑。走得最多的路,是从望月湖湖中社区巷子左拐,穿过公路斑马线,沿湘江大堤,往橘子洲头方向前行。每每经过堤岸边的师大、中南、湖大门口,我们都会停下脚步,静静地望一望校门前的路灯,默默祈祷我们的孩子能被这星月般清亮的灯光照耀,该有多好!回去面对孩子,缄口不问他们想考哪所大学。芳老是说,担心床头那一摞码起比人还高的书籍资料,轰然垮塌下来,压伤了孩子。听得我心疼。

高考前一天,考生放假,我们四人又一次聚餐,孩子们吃得很少,芳脸上有一种逼近眉梢的紧迫感,我倒觉得有一丝释重负的轻松。那夜的月光在天空发亮,芳忽然不想走那条行人如织

的湘江堤:“住望月湖一个多月,还没去湖边望过月亮呢。”

走近望月湖畔,杨柳婆娑,过客稀疏,凉风拂面,格外清新。月华与湘江对岸霓虹交相辉映,湖水七彩斑斓晃荡。此番美景,跟当地老人讲的望月湖传说,极不协调。古时候,这个湖里有一种带剧毒的鲮鱼,每当月亮升起之夜,浮出水面伸头望月,因而得名“望月湖”。

不知芳听谁说的:对着湖中许愿最灵验,有天的高远,水的深阔。她真的信了,虔诚闭目,双手合十,念念有词,在湖边站了很久……

高考结束那天,我邀芳同一趟火车回郴,芳眼泪噙着摇头,她儿子要留下来复读。我说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,不急于这一时。后来我儿子上了湘江边一所大学,芳的儿子其实还高两分,但他不满意,选择重考。人的悲欢喜乐并不相通,月有盈亏花有开谢,终难尽如人意。

长成一棵大树

□邱立新

第一场春雨后,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芳香,春风刮过一片田野,白云在湛蓝天空自由徜徉,远山含黛,杨柳浓翠,人走在田野上,心就有了舒畅怡然的感觉,这是个让人心远神往的季节,也是植树插柳,栽植希望的最好时候。

我家住在辽河岸边,读小学时,一年的四个季节里学校组织的生产劳动有很多,给我留下最难忘的是春天栽树。

那时候,因为观念落后,辽河两岸植被遭到巨大破坏。苦春头日子,黄沙漫漫,本来肚子里就清汤寡水的,放学沿河沿儿往家走时,河口的狂风张牙舞爪袭来,人一下子没了精气神儿,走道儿打趟不起,裹挟着沙粒的大风还吹打得人的脸

皮火辣辣地疼,放学到家后,我们浑身上下全披挂上一层黄沙,就连嘴巴里也能嚼巴出黄沙子来。

在这样的风沙环境下,我们每年春天积极响应号召,踊跃参加植树劳动。扛树苗、挖树坑、栽树苗、浇水、填土,一套套栽树程序烂熟于心,没人偷懒,手磨出血泡,浑身累得散架也没人叫苦。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多栽树!树栽多了,就把风沙赶跑了。

种植下希望,最渴盼的当然是收获。夏初时,老师领我们到栽植树木的防护林带浇水护树,举行入队仪式。望着一排排散叶长枝的小白杨树,大家懂得了保护环境,建设美好家园的重要性,更懂得了建设三

北防护林的重要意义。

师范学校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家乡附近的乡村中学当教师。这是一座安卧在低山丘陵里的小村庄,四周山梁植被稀疏,粗糙得像大花牛的脊背。当上班主任的第一年,我领学生参加植树劳动时跟他们说:“多栽树,我们就有美丽的山梁,就有绿色的山冈。”劳动回来后,我教他们写作文,作文题目是《栽植理想》。有个学生写道:“我的理想,是将来长成一棵大树,装点我的家乡。”我给他批语道:“老师盼望你长成大树的样子,根深扎大地,枝仰望蓝天。”

为理想播种的人,本身就是一颗理想的种子。如今,童言成真,这个希望自己长成大树模样的学生,经过勤奋努力考上了大学,大学毕业后做了下派村支书,真的扎根到农村去了。经过十几年的苦干,他带领全村百姓把家乡建成了果树满山,禾苗千里,药材花草遍地的全国生态文明村。如今奔走在全面致富奔小康的大路上,他依然信心满满。

有时,我也会驱车百里回辽河岸边老家。现在,那里已建设成了辽河生态自然保护区。蔚蓝天宇下,千年辽河水波浪漾,浪花闪闪,群鸟竞飞,绿野辽阔。当初我们亲手栽下的一小片杨树苗,都已长成碗口粗的参天大树,成林、成海,在滋养着它们的这片黑土地上,深深扎下了根系,伴着年轮延伸,伴着岁月蓬勃。

至此经年,划过永远

□董问博

在薄如蝉翼的青春记忆里,高考总是那抹最亮的底色。那散落在心底的点滴片段,常常因某些事、景、人、情,浮现在眼前,温暖了一天际遇。

我是首届地理学科加入高考的考生,地理学习成了最“坎坷”的科目。本以为高一会考完,就能很潇洒地跟地理说“拜拜”,便豪爽地把课本和复习资料扔到了考点的垃圾箱里。谁知地理杀了一个“回马枪”,而且夺得了高考的制高点,这让我们着实慌了神。等高线、经纬网、地形图……这些已经淡出记忆的知识又要重新捡拾起来,需要多大勇气啊。给我们力量的是地理老师胥老师,他先安抚了慌乱的我们,然后很轻描淡写地说,大不了一个教,还有一年时间,肯定来得及。他利用课间、自习、延点,给我们补遗忘殆尽的知识。起初他把我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,后来,干脆驻守在教室里,给我们过考点,黑板上的地理元素画了擦,擦了画,在这些画面擦擦中,地理知识不再莫测高深,重点知识终于了然于心。至今,胥老师都是我遇到的最耐心细致的老师,也幸亏这位老师,我的地理高考没有出现什么纰漏。

悠悠往事暮暮,那阒阒故事,总在心中渐渐积累,沉淀出一份最隽永的温馨……

那个时代的高中学习,缺少网络、多媒体、辅导书,就连复印一张



湖光·印象(油画) 武浩杰 作

背上书包之前,我们都是野孩子。

那时候,除了玉米粥锅巴、大饼子之外,没有任何零食。我们一直期待大自然的馈赠。

春天一到,好东西就会从天而降。首先是柳芽,普通的柳芽又苦又涩,有一种叫磨盘柳,长在山脚下,长在田间地头。矮矮的枝条,密集的嫩芽背面苍绿灰暗,柳树之中,只有磨盘柳的嫩芽酸酸的,我们拎着柳条尖,把大树的嫩芽揣下来,按进嘴里,享受春天的第一道美味。

然后是柳毛狗,就是柳树的穗状花朵,毛茸茸的柳花有一丝甜味。把它含在嘴里,然后吐掉,这是我们童年的糖果之一。

柳树还赠给我们最好的玩具:把柳枝拿到家里用小石头轻轻敲打,再用均匀的力量扭转,拽出完整的树皮筒来,两端剪齐,其中一端轻轻刮掉大约两毫米的外皮,用手捏扁,就做成了柳笛。长长的柳笛声音粗憨,短短的柳笛声音娇脆。女孩子们喜欢短小的柳笛,一两公分长,撮起嘴唇就可以吹出高亢清脆的笛音。柳笛声此起彼伏,整个村庄奏响单纯而又嘹亮的音乐。

玩泥土是野孩子的必修课。乡村就卧在山坳里,随便找个小土丘,就会有又干又细的土。两个孩子坐在地上,把身边的细土聚成一个小土堆,中间插上一根小棍,然后你一把我一一把地把细土搂开,谁碰倒了小棍,谁就输了——输赢倒没关系,一身一头的土,回家少不得挨骂,可是野孩子哪有记性,第二天,还是玩得不亦乐乎。

各种好吃的野草都在孕育发芽,但是它们满足不了野孩子的急性子。隔壁的小孩记得住哪里是酸浆的根据地,她指挥我对山脚下的一片光溜溜的土挖下去,不久就挖到粉嫩的芽,我俩在衣襟上蹭了蹭上面的土,大口吃下去,那东西又酸又脆,非常神奇。

酸溜溜,酸锄板、鸭子食、蝻

野孩子

□卢海娟

蝻、红眼芭、鸡葱……我们天天往山上跑,采食各种酸的甜的野草,母亲和祖母常常扯着我的耳朵告诫我不准乱吃,吓唬我说谁谁被草毒死。

野草转眼就老了。夏天来了,我们开始去小河里捉蛤蟆,捞鱼,放到灶坑里胡乱烤一下,狼吞虎咽地吞进肚去,我们对动物的认识总是从吃掉它们开始。

天越来越热,男孩子整天在村边的小河沟里嬉戏,有时候也会像小猪一样浑身涂满稀泥,几个人围着一堆稀泥玩得不亦乐乎。洗澡的也有女孩子,洗过澡之后,扛着枝丫繁密的桦树梢子,开始拍打蜻蜓和蝴蝶。

被活捉的蜻蜓是要放鸡毛信的:把蜻蜓的尾巴掐去一截,插入一根鸡毛,让它带着鸡毛飞到天上去;被打死的蜻蜓穿在一根狗尾巴草上,回家喂小鸡。

如果秋天还没有去上学,就继续跑山采野果采蘑菇,有山梨、李子、山里红,有榛蘑、黄蘑、小青蘑,还有松树伞和牛肝菌……当然,也会站在教室窗外向屋子里观望,听琅琅的读书声,听老师用异样的语调讲课,看一两个相识的小朋友,向他们丢草棍、丢小石子……

直至被老师发现,大声呵斥,红了脸,灰溜溜地离开教室。

本就学得稀松平常的我,考试越临近,内心越恐慌。记得高考前一天晚上,不会的题目和没完全弄明白的知识被放在高倍放大镜下,陌生感无限扩展和延伸,惶惑慢慢吞噬了我的内心。我在家中坐立难安,如临大敌,于是回到了熟悉的校园,和几个心境相似的同学坐在教室里,找寻着片刻安心。看着模考卷上的错题,又神经敏感起来,这时,抬眼看见语文办公室的灯亮着,透过窗户闪现出的是高一语文老师吴老师的身影。我拿着卷子,走向办公室,问了几个并不高明的题,其实真实的想法是想跟老师交流交流,岔个心慌。吴老师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,耐心给我讲解起来,同时帮我调整心态,言语中充满鼓励,我内心慢慢充盈而自信起来。考完很久我才想起,我们高考时全校已经放暑假,吴老师来学校一定有自己的事,她却愿意放下手中的事情,帮我这个并不是她的正牌学生复习,这种行为让我深受感动,对吴老师的感念一直潜藏于心。

考前看似不经意的指导和陪伴,如空山新雨后的幽兰,虽无灼灼之华,但自有馨香飘逸心空……

不知是这些往事浸润了岁月,还是岁月弥散出了高考情怀。隔着遥远的空间,这些往事总是不由自主地跳脱出来,掠过我的年华。每每念起,心就徜徉其间,遂也慨叹:至此经年,划过永远……